

可居可游可画——鼓浪屿写生

■潘丰泉

2017年，鼓浪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地球海洋里岛屿星罗棋布，有些神秘的不为人知，有些荒凉的无人居住，也有因艺术而流布于世，就如塔希提，南太平洋的岛屿，据说与高更旷世杰作《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》有莫大关系。

厦门鼓浪屿，坐落于祖国东南沿海，不足两平方千米，不到半天走完全岛，着实令人惊讶：一是美轮美奂的中西建筑壮观协调地汇集于此，像欧陆小洋楼、闽南红砖厝；二是遮天蔽日的亚热带植物，让人眼花缭乱；三是横贯全岛那起伏高低且宽窄狭长的大街小巷等，足以吸引八方游客。更让人神奇的是，以每家拥有的钢琴数和名扬四海出生在本岛的钢琴家、大师这些不平凡处，得以尊享“海上花园”“钢琴之岛”这莫大荣耀，文艺气息弥漫全岛，让人很是羡慕。

申遗前的有一年，风和日丽的五六月间，一场围绕鼓浪屿的写生活动盛大举行。

达·芬奇与歌德，曾先后就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景物，分别定义为“第二自然”“人化了的自然”，以及“超越自然”“高于自然”。当下艺术活动各式各样，比如三两个人背起画夹“说走就走”的室外写生，虽很普遍，但若不能长留记忆，定是作品内涵欠缺或与艺术高度有关。

恰好，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时常提起，盖因当年，别开生面，成为市民接触了解艺术的新热点，而非浮光掠影。借助于三代油画家群体之力，托起写生高



吴冠中 鼓浪屿

度，新意叠出，让人如行走在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如：1903年出生于鼓浪屿的美籍华裔油画家周廷旭，频频出现在20世纪30至50年代的欧美画坛，家乡美景带给他温馨回忆；另者，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如今享誉画坛的部分油画家，他们系统受过苏式油画训练，但深入到鼓浪屿写生，还未曾过；再一些是赶上时代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们。这就是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背景概况。

徜徉于岛上各风景角，心情似波涛荡漾的海面，平静不下来。此时五颜六色早已在画家胸中酝酿，只待铺开画具，落笔匀色，表明与“艺术的鼓浪屿”相关画作将很快产生，故，观众多期待的将现实的鼓浪屿化为艺术的鼓浪屿，即“艺术让生活更美好”不是没有道理，而是很有见地。

西方油画素来强调对客观现象描绘，单就“焦点透视”而言，也能窥出风景画名称的再现特性，如“特纳维海滨河边村

镇”，即使印象派，依旧“里昂街景”、“从柯维南特远眺马里勒罗”，到了立体画派探索者——塞尚眼里，纵有突破前人超然之心，仍是沿袭写生地名这种缺乏想象力、中规中矩的老套路，如“雅德保劳的池塘”、“圣维克多山”，云云，谈不上让人有喜出望外的诗象诗意。

而中国画意在主观情意表达，像散点透视，让画家得以极目骋怀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纵观中国山水画作品名称，极有想象力，就“青卞隐居图”、“春山读书图”、“夏山草房图”这类名称究，借诗意图传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，特色鲜明，以迥异西画那种凌驾自然之上。

参与活动的画家们，染指西画时间明显要早于学习本民族绘画，这是不难想象的。但抱着对民族艺术的坚定信念，使落笔间带着母体的文化生息，决非以再现岛上一草一木为能事，在融合诗意图过程中，是挥之不去的抒情意韵。如：邵晶坤《梦之夜》，画出了岛上夜色朦胧感，借鉴山水画浑然气息欲与印象派划出距离；曹达立《背影》减弱明暗立体层次，以岛上红墙绿树为调子，用笔赋色趋于平面化，若再越雷池一步，便是一幅可观的抽象画；至于阎立鹏《遥望》，欲图山水皴法赋新意。展厅里这七八十幅表现鼓浪屿的风景写生，是油画家们风格上的新尝试，有别于之前写生，高度可见，品味自觉。

同时，这又是很有意味的话题，在一

个驰名中外、风光旖旎的岛上，展现了几代画家以它为矢的写生交流全过程，怕是画史上少有。在交流中发觉，倘若作品引来好评，就有人刻意仿效；倘若有人眼界不高，就易步趋趋；倘若无视创新规律，就会限于平庸。以鼓浪屿为写生矢的艺术手段应有尽有，比如素描、速写以及国画、油画、水彩水粉等，也包括了慕名而来的各地画家。还要指出的是，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“鹭潮美术学校”（“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”前身）就建在鼓浪屿，平常的风景写生教学，岛上进行，师生不出岛照样练出基本功。

在写生园地勤奋耕耘了一生的吴冠中，其相关的鼓浪屿佳构，也参与到这个场合，他特立独行的画风就是个佐证，如：满是江南水乡黑瓦白墙的构成感，与青岛海滨和江南水乡笔触连在一起，也与鼓浪屿红瓦素墙及绿树掩映的境象最为接近，可作一个系列观。

由一幅幅写生，多角度呈现鼓浪屿人文特色，迥异于文人墨客描述的鼓浪屿，这就是绘画形态独特所在。这些年以写生构建绘画高度的画展是否偏少？凭借三两下速速用笔看似激情的写生，能否给观众留些什么，还有待评说。至于那些走马观花、一蹴而就的表面化写生，更别指望新的看点。是故“三代油画家印象的鼓浪屿”那一幅幅写生，让人看出不一般化，在于它是业内人可辨的方向，所探的路径。

（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）

庸非与幽默

■陶小明



庸非 吹黑哨,捧金球 1998年

庸非先生是我的恩师。庸非，又名刘庸非，原名刘雄飞，浙江金华人，是一位典型的生在浙江，画在浙江的漫画大家。他的一生与漫画结缘，故其真名亦被世人渐忘，只留“庸非”这一艺名与世长存。庸，非也！字面如此简单，又如此深刻、不同凡响。

如果厨师要推出一款新菜单，要先要厨师长拍板才行。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就是一款“新菜单”，这是中国漫画史上的第一个以“幽默画”命名的漫画展。当时，人们认为漫画是由讽刺与幽默组成

的，它们就如孪生兄弟，难解难分。一下子将“幽默画”从漫画中剥离出来，作品可以不谈政治、没有讽刺，这样做是否妥当？浙江省漫画学会会长庸非拍板了，他支持了我这名“厨师”（我当时任浙江省漫画学会秘书长）的想法。

这份“新菜单”于1990年新鲜出炉，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，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。入选漫画家齐聚杭州，再赴绍兴，共享幽默盛宴。

漫画前辈、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和庸非先生平时都是不喝酒的，彼时都端起酒杯，笑迎八方漫友，说作品、评幽默，妙语连珠，笑声连连，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。自此，这份幽默“菜单”也成为大家的美好记忆。

在赵延年先生和庸非先生的力荐下，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还来到了上海，在上海美术馆展出。

庸非先生会沪语，他用上海话叫郑辛遥（现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）“小阿弟”，然后用绍兴话与同样会说绍兴话的沈天呈插科打诨、谈古论今。从那时起，沪浙漫坛就种下了友谊的种子。

“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”庸非先生文风犀利，写过很多与幽默画有关的文章。他把幽默画的地位提得很高，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：我始终认为，画好一张幽默画难度是很大的！

在《从西方幽默画谈起》中，他写道：我认为幽默画的含意蕴藏在风趣轻松的

一瞥之中，如果我们带着“漫画必定讽刺什么或批判什么”的条条框框去欣赏它，必然感到荒唐离奇或没有意思。

在《幽默画民族化之我见》中，他写道：幽默是智慧的火花，如何从生活中去发现幽默，开掘幽默，应该是创作幽默画的途径。1. 中国有丰富的幽默文化。2. 中国人除了引进洋幽默外，更需要土幽默。幽默是人类所共有，只要你拿出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闪烁智慧火花的幽默画，你是能够出奇制胜的。

在生活中，庸非先生也是嫉恶如仇，爱憎分明。他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帽檐下是一双洞察世事的冷峻眼眸。在我与他相处的岁月中，明显感受到他的一身傲骨和他的清高与超脱。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我说：“作为漫画人一定要幽默处世，化解生活中的矛盾。从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寓谏于讽，古已有之，板起面孔说教，效果有时不如‘以谈笑讽谏’。”

庸非先生的讽刺漫画战斗性很强，火药味很浓，更不乏幽默元素。我以为，庸非先生的幽默来自于他深厚的学养，他的幽默更具厚重感。此外，他的幽默还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“冷”，一个是“苦”。大家都知道冷幽默，但苦涩的幽默大家未必知道。

在这里，我要透露庸非先生的一件私事。在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上，庸非先生参展的作品题目为《老伴》，描绘了一个老头抱着电视机的场面。这难道是在说某人沉溺于看电视吗？但我一看就知

道，庸非先生是在画自己。

直到庸非先生去世20年后，我才问了庸非的小儿子刘小雯：“庸非先生在特殊的年代与你娘分手后，再也没有别的女人来照顾吗？”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的小雯告诉我：“没有！”他说，父母没有正式办理过离婚手续，只是分居，再不相见。父亲临终时，老娘想来看他，托二哥来传话。父亲的回答还真有点幽默：“活着都没有相见，现在我要去了，人也那么难看了，就更没有必要见了吧……”孩子们面对面相觑，只得依了父亲。

当年，庸非的证婚人是丰子恺，他老人家也没想到，漫画成为了庸非钟情的事业。在那些岁月里，他的身心精神就为这一件事情占据。当时的《浙江日报》几乎每天要用一幅漫画，报社一叫，他立马前往，有时创作到东方微白，再迎着晨雾回家。他的家也成了浙江省漫画学会的办公室，用来接待各地漫画家和漫画爱好者进行学习交流。

今年2月28日，我再次拜访了庸非的小儿子刘小雯。小雯属牛，外貌酷似其父。家里墙上挂着的是庸非先生当年画的水牛图，舐犊之情，跃然于上。

世上再无庸非，但他所开创的漫画事业得以薪火相传，他所倡导的漫画的多元化已经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，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也将继续与八方漫友一起精心“烹饪”幽默大餐。（作者系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）